

# 時 代 漫 畫

職業問題漫畫附刊

新春號



許明作

市城無處不飛花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美麗牌香烟香

品出司公煙成華

虎標永安堂

萬金油

萬藥之王  
萬病可治  
萬金不換  
萬家生佛

虎標永安堂上海分行

甯波路五九一至五九五號  
各藥房及烟紙店均有出售



時

握把的外對有幾方，力能的外對有

——句一中說演週念紀央中在八十月一於生先銘兆汪——

化時



前奏曲

■ 是年正月也，曾赴北四川路「青島」酒吧間與中村太郎半飲太陽啤酒五瓶，實為打破平生一大紀錄。歸至俱樂部晚報，方知本日係「一二八」五周紀念日，全市皆平安過去。而我亦得安然入睡。（我耕）

陳前有抗敵犧牲的「無名英雄」

「，後方有踴躍輸將的「無名義士」這是顯見的事實，而各報章上所刊載的，多是成名的民族英雄，與諸大慷慨陳詞的聞人名流，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故無以名之，名之謂前者是英雄造時勢，而後者是時勢造英雄也！（忠實）

■ 胡適之說丁文江先生對政治生活的主張，是要有職業的人，他最反對黨政治治吃飯的政客。立報小記者註：政治，是大家的事，大家的事，要大家來做，不應該由少數黨政治治吃飯的人來包辦。（由民）

■ 馬路星相家謂為「大富由命，小富由勤。」某遇路客即云：無怪我國太多人無日不在命運中討生活也！（雲雲）

■ 一條秦淮河經數萬的壯丁去洗滌，可以看到兩個月之後，全京的人民，不再嗅那撲鼻的臭氣和潮濕了。（振瑞）

■ 海上巨艦聞人得天居士，近因飲食失調，突患胃病，赴松仁壽山莊調養，於病中有感，吟去是章一首如下：『病起一星期，茶水皆不進，夾風又夾食，夾氣

勢非輕，還冒再流腸，流肝積平喘，一年中飽變，當時難以淨，到了十四天，積始洩盡，倘然開不出，恐怕要致命，早曾丙子年，子月慎防病，窮通得失間，莫非命前定。』一個人到了這種地位，真是不得不不要窮通之至！（雲雲）



激刺找

口漢自寄陽兆泰

看我因為，吧笑要不，候時的吻接後以請！的愛親！男  
 是不在現？嗎病弱喪經神是不的患你！愛我，麼那：女  
 ……！哈……！哈？嗎情事的過不好最精神的你激刺

日關係雖是險惡，自稱以下，曾呼日本為敵，抗日風潮日益激烈。華中方面為防華北日本勢力之侵潤，以黃河為防日之屏障，舉凡軍事政治商學，皆備列防線，決不使日人越雷池一步。河南為第一線，黃河為前線，而以臨海線捷護之。」欲時應彼

「訓練習」耳。乃知些微小事，值得大驚小怪，自覺未免真會「嚇人自嚇」矣！（維格）

■ 國聯行政院應國聯大會之請，於十二日舉行公開會議，「致通過在蘇聯內內容有一項「由各國協力行動，以求西班牙戰爭的人道化」。不知今後使用何種方式或何種武器的戰爭總算「人道化」？我人當拭目以視其後！」（英子）

■ 汪兆銘先生同國發表精闢的言論云：「……我們於排敵我們的血，因為在侵略情形之下，友好是無從講起的，我們需要大量的流血，不斷的流血，一直流到侵略的人放下屠刀，說你們的血流得夠了，那時纔纔是侵略終了，友好開始。」

「語不幽默乎」（雲雲）

■ 據東方雜誌廿四卷第二號刊載此次西安事變之原因，據云為對外問題而起，並將張楊通電內容八項：（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拘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實行組織建國。（八）立即召開國會議員，插入「現代史料」一欄，以資參考云。（錢鈺）

■ 日方在平保護各地散五色旗及荒謬傳單的飛機，確為日軍飛機，此間當局「推」抗議。算是我方「懷東之至」的表現！（雲雲）

■ 鄭州破獲日特務機關陰謀暴動重要文件的譯本原文之要點一則云：「中日關係方面露出消息，稱係日艦舉行「打

（龜田）



懶煩的特維年少

明崇自寄歸馬

位地的童兒一下育生勵獎

州扶自寄光同胡



海什卓



王德

(一) 被魯人偽蒙軍的兩個領袖

# 一位旅行漫畫家日記中重要的一頁

沈逸一寄自首都





多事之春

相相作



外交上三個時期的簡單圖案

(一) 鑒在豆腐上



(二) 鑒在水面上



(三) 鑒在鐵板上  
馬蹄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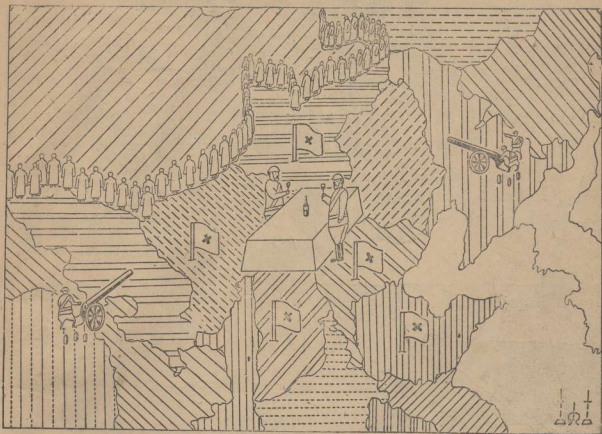
(等生學校軍)人軍年少←(生學校學等中)生學女

(三) 南京女人的對象



(等任主民部員委)級階胡馬←(者錄剪報應獎給在華花際交國名)士女

# 視透的題問策政華對下目



日 功 成 共 防 同 共

時 朗 明 題 問 北 華

作 訥 曾 朱



。用習演們我把子房的你借：國邦

！啦過住沒還已自我，日幾沒起蓋剛生先：鄉老

！說多必不：察警

『來買の旗行通有』

聲賣叫の興新之北華

作 慶 戴

作 沫 小 柳

## 鬥牛勇士的圖躍



優勝劣敗

譚沐子作



門奮力努作合同共

作飛志申



不！實實小」  
給頭回。鬧要  
「！肉牛買你  
津天自寄薄根張

口黃頭白  
州蘇自寄然越許



王媽：實實！那隻老虎是會「咬」  
你的！  
王少源寄自贈登

接生

可訓

去秋，我的妻子懷孕已逾半載；因為聽說市立X事務所里的產科醫生，手術純熟，辦事認真，而且掛號既不收費，「助產」也盡義務，……所以在個風微天晴的日子，我便伴着她去那裏施行「產前檢查」，結果認為胎位端正，骨盤闊大，可慶事也。

到得第九月上，依規七日即須檢查一次，但那時恰巧忙於過年，有個星期未能前往；越三日而寄自該所之通知X月X日應去檢查的函件來矣。從此不敢再觸爛污，並對傳聞益加信任。

開歲新正二十七日夜半一時左右，妻子在枕上呻吟起來，我馬上起身，叫了汽車，逕馳三道高井（地名），那時所中有扇側門沒閉，我急忙闖入，然未及五步，即被一兩鬚斑白的老門房阻住，問我有什麼事，我說要請醫生接生。他又問：

「你們那裏？」

「中大對面藥巷一號錢家。」

「姓陳？」（京音錢陳二字很似。）

「不，是錢！」

「秦？秦始皇的秦？」他大約有些重聽。

「不，不，……是金錢的錢，她們……。」

「是錢呵？」他恍然大悟地把錢字說得特別着重地道：「那麼你為什麼口齒說得這樣不清楚……住在中大……？」

「中大對面藥巷一號，請你趕快進去報告，她們知道的。」

「中大對面藥巷一號，請你趕快進去報告，她們知道的。」

「老門房踴躍地跑向裏面去了，過了七八分鐘，弄口暗淡的電光裏又出現了那霜雪滿布的面龐。

「醫生叫你吧？」門診券一交來，以便查明……」

「這個我沒有帶來，我決不是冒充的，請你去跟她們說，我有汽車在此等候，請躲一點兒，家裏……。」

他去了些時又回來說：

「她們把牌子（指檢查證而言，我想。）找了許久，沒見到有個姓錢的住在藥巷的，只有……號的姓陳的，耳東陳的住在那兒，你倒底姓陳還是陳？」

「唔，也許在掛號時，妻子是寫上自己的姓名的，當時我沒在旁邊，過後也未留意……，」我這般想了一下，就紅着臉說：「不錯，就是那姓陳的。」

「那麼你最初為什麼要強辯呢？」他有些發火了，以為我有意玩弄他。

又恭候了十分鐘，兩位美麗的女神駕到了；後面跟個傭人，提了隻短形鐵箱。她倆中一個是藍衫，另一個是黑袍，外面都加大衣一襲，青絲蓬鬆，粉顏嬌嫩……到了家裏，我給她倆開車門，攜鐵箱，又兼攜導，領至房中。因為爐火松落，室內溫暖，她倆把大衣脫去，討了熱水肥皂，洗淨了玉手，黑袍者即給妻子探摸下部，計數脈膊……旋

曰：





Hello ! Johnie Kumishowl  
No Papa, No Mama, No Chow!

(註: Kumishowl 即 Commission 之意, 謂要求  
些極微少之賞賜也。Chow 即吃也。)



小學生: 瓦特發明蒸汽機, 牛頓發  
明地心吸力, 伽利略發明...  
老頭子: 心吸力, 伽利略發明...  
小學生: ...?  
伽利略發明什麼?  
伽利略發明什麼?  
伽利略發明什麼?

出屁股

倪惠誠寄自漢口



一看哪! 洋先生  
生在褲屁股  
上! 哈哈!  
郭榮俊寄自無錫



少爺(對給保小孩):  
你們衣服這樣髒,  
手也不洗一洗!  
李草庵寄自天津

「還早得很!」

藍衫者那時打開了鐵箱, 在箱上把  
各色藥瓶和好多器械陳列得「琳琅滿目」,  
「燭燭可觀」。俄而胡媽在門外放輕了  
嗓子喊:「請醫生到外邊來吃些稀飯,  
熱一下肚。」

她倆很客氣, 不肯「叨擾」, 幸「  
堅請」後, 未再「固辭」。

回到房裏, 黑袍者坐在沙發上神情  
閒適地把案頭的「良友」, 一文華...  
:「翻閱, 藍衫者則裁剪藥棉紗布, 製成  
三角布, 月經帶...」, 過了一刻, 我見  
黑袍者眼縫迷離, 呵欠頻作, 知道她快  
要打瞌睡, 而這是那些什話不配合她胃口  
所致, 於是隨手取了幾本「時代漫畫」和  
「論語」給她, 想及時挽救, 防患未然

然而不尤地終於睡熟了。那另一位還  
在勉力縫紉, 但當工作剛了, 尚未整理  
時, 也異地同夢了。

我這時蹣跚走到牀邊, 担任看護,

還督促妻子, 要低聲小嘯, 免得吵醒人  
家。可是有次我正在傾倒開水, 她突然  
迅雷不及掩耳地尖喊起來, 我手裏的杯  
子幾乎跌落倒沒關係, 却把一位女神的  
好夢打破了; 幸她頗能忍耐, 未曾發怒,  
僅略啓齒應曰:「定性些, 不好呖」

恐怕到後來沒氣力...」又問我什麼  
時候了, 告以三點多鐘; 她便說:「到  
五點鐘請喚我倆, 因為...」後面的  
話她說出口, 我意料那時將臨盆, 精  
神頗覺興奮得多。——不一會兒酬聲又  
在她的鼻孔擡起。

時間已經到達那指定的鐘點, 但我

不知如何去行使我的責任, 因為她倆都

沒把本人姓氏告訴我, 而去推勸她倆又  
不行, 又沒別人在這裏, 最後我只得假  
暖幾聲, 居然目的給我達到了。然而在她  
倆的知覺已經完全恢復時, 并不動手  
助產, 而是請我打個電話到她們的主管  
機關, 叫值早班的人員火速前來接替。

可是耳機裏的回答是:「我們接班要到  
七時, 再等一會兒就來。」這話使黑袍  
者氣惱了, 她嗔嗔自語:「人家還餓了  
一夜, (我聽了這話非常抱歉)。她們寫  
意了不够, 還要...」我們以前從來沒有  
打過這種官腔... 密司 X, 請你去交涉  
一下。」

第二批的女神穿的都是藍的, 惟一  
高一矮, 堪資鑑別。矮的幹了一番例行  
手續後, 便問肚子何時發動的? 第幾胎  
了? 又指著枱上的傢伙問我消過毒了沒  
有? 我說:「好像見到放在水裏煮過。」

此後她倆就談天, 從批評所里的辦  
理不善而替罵人家值夜班時的懶怠, 而  
或許誰誰的為人好惡, 傲說... 再而  
私秘地講述自己的幸運故事, (這可從  
她倆的面部神情及偶爾聽到的「二語中  
辨出」)。但也不時聲勢可憐的妻子。

中午辰光, 陳痛愈強烈而緊迫了,  
她倆連忙給妻子周身套上白布衫褲, 床  
上也鋪起白布毯子。——要是形容得真  
實些, 告以「白」應改為「灰」字。——她  
倆自己也穿戴了素衣白帽。——這個「  
白」是不折不扣的。.....

產後三日, 妻子病了; 據一位醫學  
博士說, 這恐是產時所用什物消毒不清  
之故。大約為期三月, 再化洋三百, 才  
算得沾了占藥之喜!

算得沾了占藥之喜!

處用的鎗

# 官軍爺少

作 樂 黃

他在紀念週上演說：「你們可曉得這鎗怎麼用處？……我來表演給你們看……」



「我愛呀，你答應了我吧！」



「我親愛的呀，你答應了我吧！」



「……失戀……」



「就拔出鎗來，勇敢！地自殺在她面前……」



# 業了失使假我

作 樂 黃 子 鼻 牛

我假使失了業，  
鋪蓋進去的時侯，是  
拾進去的，出來，都是  
明易出來了！



我假使失了業，  
同事們不知什麼，  
哈哈大失。



我假使失了業，同事們  
連「再會」也沒有個  
人跟我說：



我假使失了業，  
路上的朋友肚皮不五寸  
高的見了我要挺出一  
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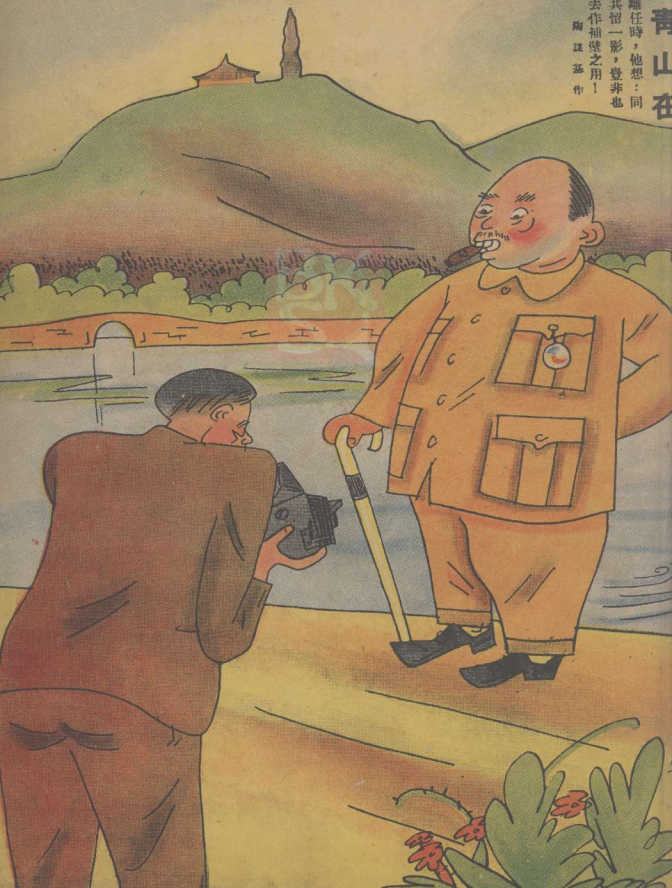
我假使失了業，  
連家裏的甜也會  
走了！



# 留得青山在

青天大人在離任時，他想：同這青山綠水共留一影，豈非也可搜括回鄉去作抽獎之用！

陶諫基作







## 大題小做座談會

諸壽山組織

## (1) 在什麼時候？

大約是在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元旦清晨五時三十分，歲在丁丑未到，時維夏曆丙子快完了的十一月十九日，亦即我主耶穌基督降臨到這萬惡的世界白走一遭後的第一千九百三十七年正月初一那天。但經中國有名的會計師公會會員證明，本座談會舉行的時期，的確是在此日此時，絲毫不爽。

## (2) 在什麼地方？

本座談會假座東半球亞細亞洲日本帝國的外邦支那的江蘇省上海特別市學前街蓬萊市場內第四十八號門牌「解放大廈」或稱「大英儲蓄銀行」地址舉行。因該處係市民可以自由集會的場所，因此並未請求租界當局發給准予開會的

「照會」，或禮聘什麼名人前來指導，當然也無巡捕老爺和暗探大人等義務的地監視，的確很像真正堂堂的中華民國的公民集會一樣。

## (3) 有什麼人出席？

小陳（係刻好地皮，在大除夕晚間，從南京乘飛機來還料理私事及跳舞之便，順便參加，不過官氣十足。）

牛鼻子（因到女學堂演講後，就要上銀幕公幹去，所以由其好友黃堯君代表。）

蔣三毛（雖染糖尿之病甚危，却逃出席摩兒科醫院，特來參加，終於是要謀自己的利益，人小心不小。）

上大人（當日晨自駕容克機從天上飛來，大家因為他架子很好，並且糊裏糊塗，所以被舉為臨時主席。）

蜜蜂小姐（來自陳公濟案統治下的南國，且係舊式女子，頗不欲雜坐於男

女不分的「解放大廈」中，後經主席再三勸促，始勉強入座。）

萬能博士（因其萬能，所以百有分，當天特向「某公之報」請長假一百八十五分鐘，參加座談，以顯其能。）

笑面猴（大家以為這個畜生並無參加座談會的資格。後來由萬能博士證明，該畜生這幾年來讀經念佛，已成正果，非特能作人言，而且研究日語頗有心得，是個日本通。）

改造博士（息隱已久，所以大家都不知其為何許人也。後經「坐報」記者魯少飛君介紹，機曉得這十年以來，博士已捨科學的改造而從事於政治經濟的研究。）

小黑炭（出席的人都反對他參加，以為他是阿比西利亞人，但他却操很流利的英語說，他母親的確是個非洲女子，不過其生父則為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何以不能列席？何以中國人不願與對小民族共同奮鬥！）

諸壽山（老是裝腔作調，手不釋卷。元旦日也在讀三字經，據說要把國學根本的地研究好，或許一命嗚呼之後，能如某國學大師一樣，有國學的希望。因此被派為座談會紀錄。）

馬太爺（就是抗頭領公子，享祖宗的餘蔭，有流仗做靠山，也來赴會，曷勝榮幸。）

高阿斗（本是韓青天的標準顧問，衍聖公的夫子大人，除夕晚間在福州路上遇着一位摩登女性硬要和他自由結婚，據云這箇直隸關中國舊體教，所以拚命提倡體義廉恥。）

毛郎偕着潘金蓮（闖入會場時，改造博士第一個向他倆打招呼，並問他倆最近時常出入於張競生博士之門，究竟有何公當。但他倆都笑而不答，表示得意萬分。）

王盛先生和漫爺（二人並肩走來，祇聽得老漫說：「所得當然應有稅。」繼之，老王又歎氣道：「從來未聞蔣有捐。」兩個來至農村的傢伙，又不知在發些什麼牢騷。）

## (4) 主席報告些什麼？

上大人：（起立）「鄙人身為主席，不勝榮幸……」

萬能博士：「諸主席注意，這是座談會，大家祇能坐好了談，況且站起來談，並非人類解放之道，而有種種不方便的。」

上大人：（坐下）「今天有這許多人浩浩



作樣畫

日之功成「經必路出」

瀟瀟地不約而同地來到「解放大廈」座談一番，（「恩，恩！」的確是盛會。假如有漫畫雜誌社能描繪在座諸君到他們的編輯室裏去舉行座談會，（「恩，恩，恩！」）那真正「十年難逢金滿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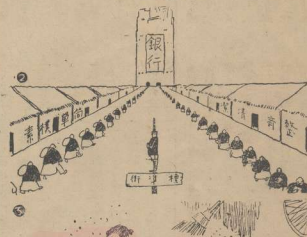
如今天下不大太平，到處有人你搶我奪，東打西爭。考其緣因，大都是由於世界上一般的人遇事喜歡主觀的地宣傳，造謠，客觀的地誇張，吹牛，因而從中漁利，大發橫財，趁此挑撥，有官可做。這幾年來，直弄得皂白不分，是非難辨。一個人時而英雄，時而漢奸，他並能由同志搖頭而變為叛徒，又由叛徒搖頭而變為同志。（「恩，恩，恩！」）

總而言之，就而言之，此皆平時一班漫畫人物信口雌黃，小題大做之咎也。現在我們要挽回時艱，應本夫子中庸之道，將大事化為中事，中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換句話說，無論太大的事件，地大的問題，應以愜愜意意馬馬虎虎的態度，和糊裏糊塗似是而非的手段處理之，則天下自然太平。

這就是舉行本座談會的宗旨，望大家今天都很熱心地踴躍地提出一些可以大題小做的事情來加以討論而求解決。

毛郎：「譬如鄙人最近與潘金蓮女史結合的一段歷史，就是把婚姻大事大問題而小做之矣。」

潘金蓮：「我和「迷死他」毛郎以為中



或贊致一(一)  
實事於施(二)  
這子有靡(三)

日之功成「劃計村農濟救」

作繪馬

國的婚姻太不自由，束縛太多，所以我倆彼此之間，有一種特別的了解，就是除愛他以外，還可以愛任何的摩登僕從，反是他除愛我以外，也可以愛任何的摩登狗兒。東新橋的小客棧就是我們永久的經濟公館，育嬰堂就是我們子女的安全的託兒所，而且性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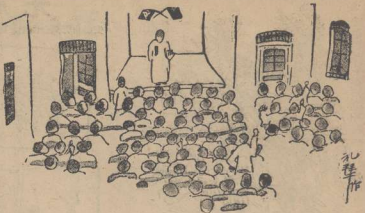
王先生：「剛纔毛先生和潘小姐所說的，一概都不是本座談會所要討論的題材，簡直是他們私人的軼事問題，而且具有傷風化，其內容還有類似公妻的政治成分。因此鄙人提議，由主席取消他們的發言權，以整綱紀而維本會的信譽。（一陣鼓掌，表示贊成

改造博士：「如今國難日益嚴重，加以內憂外患層出不窮，所以我們今天應該坐談中日外交懸案，緩遠討伐問題，剿共運動，西安（以下聽不清楚）等事件，俾能達到大題小做的目的，則同胞幸甚，社會幸甚，國家幸甚。」

小陳：「我覺得我的朋友改造博士頭腦不大清楚，所以纔提出這些問題來討論。第一中日外交有川樞大使和我們的外交部在解決，請問你我不事外交之輩，懂得什麼解決的辦法呢？其次緩遠的匪偽軍已被我軍打得落花流水，當然不成問題。剿共成績非常順利，

所餘僅僅殘匪而已，克日即可肅清。至於西安的事情，也很樂觀，中央始終寬大為懷，盼楊子自己覺悟，趁早回頭。請問我的朋友改造博士你究竟每天曾經把報紙翻過一翻沒有？（大家又一齊熱烈地鼓掌，弄得改造博士面紅耳赤，很是難堪。）

小黑炭：「我看西班牙的內戰關係，却引起各國的自願兵參加，倒有點像國際戰爭了，倒是個大問題，在座諸君不乏飽學士，經驗宏富之人，不妨討論一個大題小做的法出來吧！」  
笑面猴：「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西戰一起，屍填巨港之岸，血流長城之窟，傷心慘目，有如是耶？袞袞諸公



盲從

秦天寄自通縣

衆：(向提議人)出去！撲！

甲：撲！撲！撲！滾滾……

乙：(坐在甲旁的)爲什麼哄他？

甲：我也不知。

乙：那爲什麼你也跟着喊？

孰非人子，孰無良心，豈可坐視不救，讓他們斃殺不成？阿彌陀佛。」

牛鼻子代表：「我們報館剛纔也收到電報說：『花旗』有五千自願兵，『墳來些』有三千，『利大利』有五千，『得意之至』又有六〇六、九一四八開往馬德里，據說，『猴兒國』也

暗地派去正規軍萬人，但是他們的外交官絕對否認。這是千萬萬確的消息，若造謠言，男盜女娼。諸君一方面要認清西戰之嚴重性，一方面諸諸君代爲保持新聞紙的祕密，在一月底號以前無論如何不必在外洩漏風聲，因爲我們報館的規矩是如此。」

蔣三毛：「媽的皮，我們中國也有四萬萬四千萬同胞，爲什麼不派個零頭數目到『媽爹』的『去』，像『大戰長沙』，『關公走麥城』一樣，大幹一下，爲國增光。」

蜜蜂女士：(關好「幼穉師範教育論」燈着雙唇)。「小弟弟，好孩子，你到我身邊來。王爸爸潘阿媽在談正經的時候，不要岔嘴，乖些。開好會我就引你到老大房去買粽子糖，今夜晚還要拿兩塊錢給你上『小小舞場』去狂歡一夜。」(接着她又哭一場一下)。

馬太爺：「西戰的解決，除我能聯絡紳商軍政各界，在我的故鄉福音寺裏做四十九天道場，虔心祈禱和平以外，別無妥當辦法。」

湯爺：「放你娘的狗臭屁，如今廿世紀，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我們還要去求泥塑木彫不成。」

上大人：「敬主席以主席的資格奉勸湯爺先生在座談會裏儘可不必破口罵人，凡事都可以理論鬥爭，譬如徐慈庸和魯迅理論鬥爭，魯迅至死不罵人，徐慈庸將來至死還是不罵魯迅，正如歡喜冤家一樣，是我們的好榜樣。那嗎，閑話少說，書歸正傳，在座諸君

對於西戰究竟有什麼大題小做式的解決方法沒有？」

諸壽山：「本席以爲西班牙的問題，是一個整個兒的國學問題。在國學上，我們有『孤注一擲』這句話，就是解決西班牙國學問題的唯一關鍵。好在舊歷新年也快到了，由本座談會派代表團到城隍廟去買六顆骰子，花錢既不多費事也不大，輕而易舉。」

馬太爺：「諸主席轉知該座談人，時候不早了。我們已談過三點零四分鐘了，還沒有得到解決任何問題的新辦法，而該座談人還不知經濟時間，須知『時者金也』。也是國學上的名言。所以敝席提議，限該諸壽山於三分鐘內將相當的辦法透澈澈地說出，不必再事扭扭捏捏，否則敝席通電全國各法團各報館聲明該諸壽山之十大罪狀。」

諸壽山：「敬席當然遵命，以示敬席與在座諸君無事不精誠團結。我們買好六顆骰子以後，即刻通電邀請西班牙政府派正式領袖一人，叛軍也派高領袖一人，此外還要請白色帝國主義的首腦和赤色帝國主義的總頭各一人，都來到中國，以擲骰子的方法分實際競爭上的勝負。譬如叛軍及白色帝國主義的首腦那一方面，今年的賭運亨通，一擲就是一手『順』，那嗎政府軍的空氣就算大敗。如果叛軍再擲一手『順』，則政府軍的坦克車和整個的陸軍都歸降敵方。再擲一回，則政府軍已無鬥志了。算是完了。這

樣地不費一顆彈，不流一滴血，則西班牙之天下太平矣。」

在大家一齊喊着『國學萬歲！』『大題小做萬歲！』『諸壽山也萬歲！』的聲中，上大人又第一個站起來宣佈散會。

領袖風度

東耳

汪兆銘歸程中發表對行刺案人犯的看法，而最近數年，秉承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之際，承乏行政，外間對於他從無可原，因此誤會，致生怨望，於一切政治風度的領袖救免，在中國歷史上可說是第一數二了！



西風東漸

劉伯全寄自香港

游歷家：貴國的人民，赤裸裸地，太沒禮貌。

引導者：你又誤會了，這是我國××裸體會會員，這種風氣都由貴國吹來的。



# 光風會社都陪

安西自寄聲金蘭平扶廊



！宜便個一的後最

？的做皮麼什是 • 服衣的穿人大位那看你：甲  
！？吧皮虎老是做太：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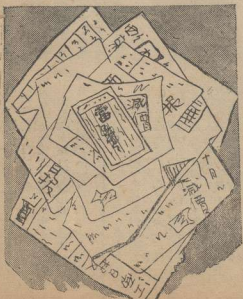
！了死樣子孩小個一將！爺老：機司  
！吧車開快事要有我，死該子孩窮個那：人主



廣集天下癡男怨女

（安下等細妓集為西  
數食客來徘徊其  
間之時，每當黃昏

一個貧民的千層萬裏的紙包。



章徽男（左）

章徽女（右）

戀愛將成熟時候的徽章



作石魯

# 史新籍黑



「！呢貨國用愛正真是才的片雅吸們我，說實老」  
 「！呀品來舶是部茄雪正吸們生先人大！啦對」



「！此到得難日今，面會不久！兄老」  
 處兵招到，神精提提筒幾上加備頂弟小，錯不」  
 「！了名報去」



5090

好像一是又不年廿隔再們我！傷悲必何，兄老」  
 「？嗎了漢」  
 ，後之年廿，嚴般這毒禁在現，知不真你，哥老」  
 「？嗎了到喚能不都也味氣的英洛海點一連要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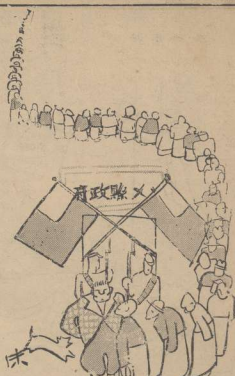
「？事益公辦精神有怎，煙吃不兄老像，煙禁必何」  
 有而西東個這靠全是不，長師的仗勝打那！啦對」  
 「？嗎戰督夜日來神精

# 入伍記

張文元

全體肅立，唱歌，會場上一二百位文裝同志一律帶着鼻腔，若斷若續地開始哼着莊嚴和平的C調，聲音是低得出乎意外，雖然都像上氣不接下氣似的在呻吟，但絕對不是有病所致，你唱而我停，此起彼落，盡抑揚頓挫之能事，再加那第一次上身的制服磨擦着襯裙，悉悉索索混和在這如訴的歌聲中，似乎尤見精彩，筆者站在主席台斜對角，不用偷看，主席的側面形已一覽無餘，主席的二片櫻桃似動而非動的也在默唱着，主席既如此，筆者也就老實不客氣的閉口大吉，以示上行下效。當行禮時，要算主席最恭敬，三鞠躬足足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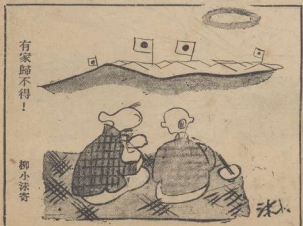
七十度，這還算替會場生色不少，照例是主席用肚子讀完了一百四十五個字後，全體在交頭接耳的嚴肅空氣下開始靜默，那位司儀員的是老手，當會場內咳嗽聲與竊笑聲剛發作時就宣告了默畢，於是主席也就轉過身來，向台下似笑非笑地點了點頭，開始他那一套關係民族存亡的大道理：「今天本縣城廂各機關公務員軍訓始業式，兄弟有一點感想或意見當然是少不了的，」各位都是奉國家處理公務的人員，都負有領導民衆的責任，使命是非常重大，尤其是當黨危急存亡的非常時期……越講越來勁，越講越精彩，揮拳頓足，聲色俱厲，好像敵人已經到了會場，大有跳下主席台為國犧牲之概，實在是恰到好處！當說到「你們都是智識份子，智識份子應當



！呀任到有沒這爺老：說表代長縣新！  
位置想力竭會總，吧下留服展的們你「把先  
津天自寄沐小柳

更瞭解軍訓的意義，我們負有領導民衆責任的公務員應當為一般民衆的表率」的時候，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騰文公在輕輕地咕囁了，聲音雖很低，我當然聽得到，好像是說：「我們小公務員應當做民衆的表率，難道你們大公務員就不該做做我們小公務員的表率嗎？」好在這反問是小聲而非大叫，所以主席依舊滔滔而不絕，各位幹慣了等因奉此，現在要你們學習立正稍息：說時面帶笑容，頗為客氣，各位雖然有的是祕書，有的是科長，但是一到操場上就是小兵，絕不能再搭起祕書科長的架子，視軍訓為兒戲，話是說得不錯，可是在這受訓羣中簡直就找不出一個祕書或科長，不是因病免訓便是早已訓過不必再訓，還想吃口飯的小公務員，誰敢說一聲那是小興，非一仆受訓不可；筆者鼓足了掩舖蓋的決心屢次想站起來向主席質問，總究是沒有勇氣而作罷，還是不管他媽的鳥事為識相，免得自討沒趣。這時主席忽又收起笑容，像剛才跳上汽車踏進會場時的那副架子，眼睛猶機關槍似的向四角一掃，誰在講話？一聲咆哮，而非但講話的依舊不停，吃吃的笑聲又隨着發動了，這似乎是給主席一個難堪，而主席真不愧為一個能縮而能伸者，忽又帶着微笑說，各位真是老爺兵，究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嘻嘻哈哈一點兒規矩都沒有，……老爺兵三字，引得每一張嘴都合不攏來竟至哄堂大笑，因為笑聲還算微，所以並不妨礙會場秩序，我們的主席或笑或怒連訓帶斥的，約摸講

了一個多鐘頭，於是一幕始業式總算功成圓滿，待我們退出禮堂到操場上驅隊時，主席的汽車早已鳴的一聲宣告開走，筆者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得不裝腔做勢，挺起胸膛，靜候驅隊，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報數，矮的長的瘦的胖的凸肚的損肩的濟濟一場，嬉皮笑臉，究竟是老爺兵，紀律當然不會十分滿意，直到解散令下咳嗽吐痰酸酸脚轆不一而作，同去上辦公處時，鐘已敲着十點，在寫字台上休息休息透一口氣，半天工作，就算交代，明天清晨六點鐘正式受訓，今晚早一點兒睡覺，免得……就是遲到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既不會罰跪，又不會挨打，遲到五分鐘也不過罰二毛錢，十分鐘以上罰一塊



有家歸不得！

柳小沐寄

的外交家風度說：「我的意思不過是想把她嫁給虎主席罷了！」

黃白狗躊躇了一下，然後說：「爲了她將來的幸福，那我是該把她嫁給虎主席的。」

于是他尾巴一搖一擺地走回家去，立刻就去找他的女兒。

他女兒這時正在讀一本猴博士的描寫十三角戀愛的小說，看見父親走來，于是站起來，拿那本孝經遞在小說的面

上，嬌媚地問：

「爸爸，您好啊！」

「我好，你呢？暖！」黃白狗知道是機會來了。「好孩子，你嫁到虎主席那裏去後，你真將穿呢不盡哩！」

「要我嫁給那老頭子做小老婆嗎？」

「狗姑娘的眼睛瞪得銅鈴大，活像銀幕上的慈禧太後。」

「小老婆？」黃白狗連忙搶着說，

「你不要那麼封建！嫁給虎主席後有錢又有勢，做父親的誰又不爲子女的將來打算呢？」

於是狗姑娘咕嚕了一會，說：

「我不知道，你總是我的爸爸咯！」

這樣，黃白狗高興得立刻去見孤先生；在第二天，黃白狗就收到了一張民治縣縣長的委任狀。

黃白狗雖則沒有做過官，也沒有研究過政治法律，但在上任之前先得好好的準備一下，這個他是知道的。譬如人選略，行政方針略，這些都得預定好，地方上的紳士以及各個關係方面也得去

聯絡聯絡，這些他都積極進行着。

當天他召見了緝私隊長小老鼠，社會局長老狐狸，公安局長金錢豹，教育局長猴博士；同時也私訪了報館主筆黃鼠狼，商會主席貓頭鷹，X×常委綠鸚鵡，紳士福居士等，孤先生的再度被進謁，這更是不必細表的，就是當天晚上，他還向老婆黑離花請示着。

黑離花問他：「小黃白，你忘記了我的弟弟沒有？」

「噢，沒有！」黃白狗架子十足地說。「他做縣政府的會計科長，我已替他內定了。」

黑離花在他的臉上吻一下，於是撒嬌地再問：

「那麼你的好朋友野兔子呢？」才問出口，黑離花立刻就後悔了。

她想她這樣的冒失，說不定會引起他的誤會的。可是黃白狗不拘小節，確是個做大事業的人物。

「他嗎？」這下子問到他最得意的事情了。「我得大大的借重他，請他做本縣的建設局長哩！」

講到建設，黃白狗無意中把話題拉了開去。先是黑離花把她自己的願望——一所精緻的住宅，和一個美麗的花園詳細規劃了一下，然後黃白狗也把他的行政方針解釋了一番。講着，講着，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們勾頸而眠的睡了去。



算命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黃白狗今年脫運交運，果然是福星高照！他宣誓就職的那天報上載滿了各部機關以及當地紳商準備歡迎新縣長的記事，大主筆黃鼠狼親自撰了篇文情並茂的社評，用特號字排印着。

舉行就職典禮時黃白狗穿的獸國大禮服，他尾巴拖着，前脚舉起，監視人是虎主席的特派員熊委員，簽約的底稿是縣政府祕書長，黃白狗底娘娘舉起草

的。內閣：

「宣誓人黃白狗奉委為民治縣縣長，茲後敬邀調訓，奉公守法，廉潔自持……」

舉畢除熊委員綠鬚龍相機演說外，黃白狗也把今年定為建設年的動機充分發揮了一下。

關於建設年這計劃的按下，雖說牠的姨表兄狐先生有着莫大的功勳，因為黃白狗之所以能够認識獸國福特汽車公

司的大班以及鬼國汽油公司的經理，都是由於他的介紹，不過黃白狗能够毅然決然的採納。也未始不是因他龜至心靈所致。

黃白狗從前見了主人就會搖頭擺尾，心理學的天才原是有着着的。所以當今龜至心靈的時候，他對世事的機會實通盤算如意，決不能說是意外。他知道在自己女兒才嫁過去的的第一年第一月第一星期中，是很可以發展一下政治天才的，因之他在女兒三朝回門的時候就上了，一個呈文，而當他女兒六朝回門的時候，他發行一百萬建設公債的呈請，果然已蒙上崇議決批准了。

有了錢，黃白狗飲水思源，知道天下難大，已無雜事。何況造路的方案早就有人代勞，等因奉此的辦一下，當然不生問題。不過據說獸國的畜牲遠遠我們黃帝子孫那麼有教養，因之當黃白狗下令圈地築路的時候，也曾引起了小小的抗爭。這抗爭的經過實情因獸國並無通訊社似的組織，我們無從得知。不過根據黃鼠狼的記載，那據說知悉的：「牛馬們愚蠢無知，以為耕田被圈，衣食無靠，於是遂有不逞之徒，意圖搗亂。但經黃縣長一再諭導，曉以大義，並允納各鄉長之請求，准於酌量給價後，當即平靜無事……」可知這抗爭却是無所謂的。

舉行破土禮的那天是個好天氣。黑雌花穿了灰白的大衣滿面春風地勸了一下，幾十個新聞記者這下就拍去個幾打軟片。黃白狗演說時新聞記者又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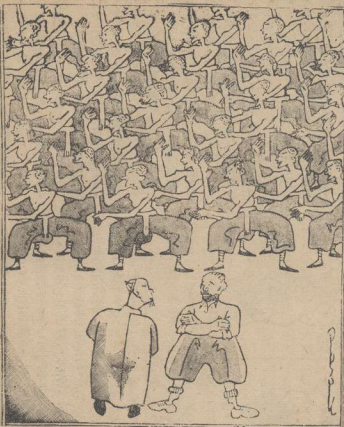
幾十張照片，黃白狗的演詞歸納起來大致有下列的四點：（一）此路完成後可以振興商業（二）可以溝通文化（三）可以完成國防計劃（四）因之國計民生，唯有此路是賴！

此路的完成是在三個月之後，那時黃白狗雖則深信錢能通神，有錢後就不怕沒事做，但為鄉里計，或者套用一句黃白狗的格言說，為民衆的利益計，他竟想不出一種適當的建築事業來。修這吧，但這些照現行的規例許多房子必須拆掉，但這些房子既在城內，那麼實行時也許有失人和，決不是民衆的利益。修橋吧，那麼想到修橋，黃白狗龜至心靈，忽的又是胸有成竹了。

電燈電話，被上任縣長辦去，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現在，自來水尚未舉辦，黃白狗知道這是十分急需的。現在飲用的都是河水，那是多麼不衛生啊！上面一家在倒馬桶，下面一家在淘米，黃白狗深知當今獸國之衰衰於民弱，因之他決心把河填沒，把自來水舉辦起來。

河填沒後不備能使民衆徹底趨向衛生之道，而且唯有這樣此路才能十分之十的利用。因之第一月舉行擴大宣傳，第二月填河，第三月開工製裝，半年而後，自來水管已是裝好了。在開始放水的那一天，儀式的隆重，黃白狗必然的又演說了唯有自來水才能強民的大道理，這也不在話下。

建設年過去了四分之三的時候，黃白狗雖已完成了兩大建築，但僅僅是兩



某：這是幹甚麼玩意兒的？  
X：這是太極操。  
某：操了有何用處？  
X：練習此操，效用甚大，一則可

使身體強健，二則可使心氣和平，以備將來禁得起壓迫，容得下侮辱，是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也。

尼尼作



種而已！君子不自滿，他還深以為憾的。他知道他得再多做些小規模的建設工作，譬如要建九個大名鼎鼎的英雄紀念碑咯，修葺文廟，等等等等！

修好文廟，黃白狗又有恍惚了。文廟該修葺，那決無問題。不過他是革命的，他反對建，也喊過打倒偶像的口號，因之傍的廟宇像關帝廟娘娘廟等該否修理，他有些疑而不決。經過了兩星期的斟酌，開了兩次縣政會議，也徵求了黑蓮花的意見，但縣政會的決議是「徵得紳士意見後再行定奪」；而黑蓮花則說：

「小黃白，你想想吧！你現在做了民治縣的縣長，可是你什麼資格，有什麼實際的技能和學識呢？你的能做官要不是神明在護佑你，你自己將怎樣解釋呢？該修葺的，所有的廟宇都該修葺的。」

爲了民衆的利益，他沒有像獸國一般的昏官那樣，唯太太的命是聽；同時，像一個文明國的丈夫，他也没有違反她妻子的意志。所有的廟宇都是修理了的，不過這全由黑蓮花個人出而所。

平心靜氣，黃白狗在某個紀念週所報告的說話，確一點沒有誇張。民治縣的民治能力與民治精神確是那裏飽滿，民治縣的一年建設計劃在上倡下導，官民一致努力之下，確是十個月內就完成了。現在不僅各機關學校都有新的建設，就是美麗的住宅，瑰奇的別墅，精緻的花園，也如雨後春筍般的發起來了。因爲鄉長們的田地沒有被圈，而被圈

田地又是酌給地價的緣故，城裏添了許多住宅。因爲自來水的創辦，城裏又添了許多住宅。因爲……黑蓮花的得以如願以償，那是修葺廟宇神明保護，份有應得的。再說孤先生與民治縣的復興有緣，所以在這裏也有上的一所小小的別墅。而且因爲有了這許多住宅，大影戲院，大飯店，也全都由商人們自動的建築起來了。

雖然如此，黃白狗爲了，在第十一個月份裏據說省裏有督察員來，因之還想繼續努力一下。他親自和黑蓮花在城市裏巡視一週，但覺得除了私人茅房不僅有礙觀瞻，益且不合衛生，必須拆去另建外，旁的已實在沒有什麼亟需了。所以當天跑回衙門以後，他立刻就發了改建廟所的命令。

督察員降臨的被告方爭先招待，這在我們禮讓的中國尚且如此，獸國裏也似乎不能免俗。那天視察員喝得醉熏熏後，黃白狗就陪他去參觀了一切的建築。在路上，大概是誰也喝得太多了的緣故，竟三番四次的走入了新建的廁所。在辦公時，視察員說：

「我原先看見了這許多廁所有些驚奇，但現在我相信這是必需的！是必需的！」

「在建設之先我已鄭重的考慮過了呢！」黃白狗連忙應和着。「在我們民治縣裏，人民的民生問題已全解決了！現在所急待解決的，也就是僅須解決的，祇是這個排洩問題。」

交了巡的人什麼都得心應手，督察員對民治縣的影像是再好也沒有了！他

甲：現在抓着我們要搬遷了，怎麼好？乙：咱們到白面房裏去吸，都是韓國人開的怕什麼？



回省府的那天在車站上對新聞記者發表了話說，對一切的建築都誇獎了一番。他說：「民治縣的建設如此猛進，我是意料不到的。在先，我還以爲是到了中國哩！」

最後，督察員又誇獎了那個新闢的公園，不過所有的新聞記者却根本不知道民治縣裏有什麼公園。直待督察員走後，經過了大家的猜度，黃白狗這才知道他是說會了。他所謂的公園，不過是黃白狗孝心大發時爲了祖上新建的牧場而已！

視察員回省後的第二個月，也就是狗姑娘分娩的那個月，黃白狗以建設有功，蒙上峯傳令嘉獎，進級起薪。此後，誠如鴉片所說，青雲直上，沒三年，終於成了獸國的時賢之一。

# 時代漫畫重申投稿簡約

二十六年一月一日訂

一、本刊接受外來投稿。

二、關於取材。

甲 凡滑稽諷刺及幽默之漫畫與漫畫，皆所歡迎，請注意下列各點：

1. 批評人生一切大小問題之生活之製作。

2. 政治漫畫及漫畫（惟不得作任何主義上的與反革命的宣傳）

3. 一次結結的連續漫畫。

4. 滑稽的，諷刺的或幽默的獨幕劇。

5. 漫畫不論大小，惟文字字數最宜爲一千五百字左右，（如實質的方面則不受此限制。）

乙 有漫畫性質之照片。

一、本刊歷期來已刊登之作品，請投稿諸君切勿以雷同或相似之題材性質賜寄，並請另闢蹊徑創造新作品。

二、來稿以白紙畫版爲最佳（藍、黃、紫色均不能照版）

三、色彩畫先鈎黑白線，再另附顏色底稿。

四、郵寄稿件過大，如不便攬寄，可用硬紙夾寄或捲寄，較爲妥貼。

五、來稿如不合用，而欲退還者請附退稿郵資。

六、來稿一經刊載，除由本刊致奉稿費以外，並贈送登刊稿件份之本刊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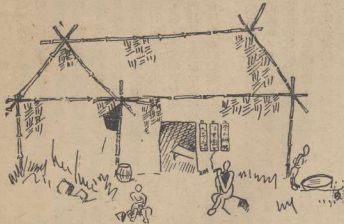
七、稿費：稿費在出版後半月即付憑稿費單支取漫畫與照片每幅一元至十元（彩頁另加）文字每千三百字至五百字。

八、來稿稿本應請寫明作者姓名地址說明以稿手續。

九、稿寄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延誤誤認。

一〇、規約有未盡善處，得隨時修改之。

# 流父的村農與市都



州杭自寄德光

裏表的生衛重注



津天自寄森俊聞

景小頭街的秋深



作酸敦王

家本資小的罪了犯個兩

農村破產後的都市新職業



秀明作



。加要還，够不：者買  
作教練！了得不加，能不太太：者賣

從中獲利  
收米者：老爸爸，這裏二百到手。  
農人：不來是。  
收米者：這裏是比別處價錢得多呢！加你一個？  
農人：……「！」「？」  
人惡作

從中獲利



# 江山易改 事在人為

「破鞋子可以修嗎？」  
「祇要配上兩隻面，換去一雙底，包你和新的一樣！」  
此乃皮匠淺顯的話柄，而大都國家社會事的綱要，亦作如是觀！

陳清聲作



某公司的門前

張在民寄自廣西雷



曆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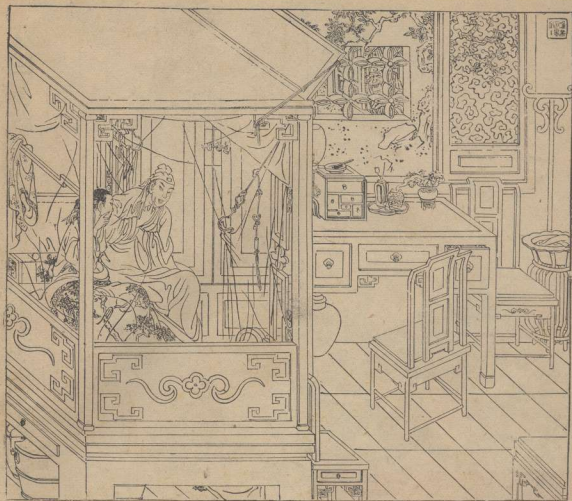
與紹自寄遞運孩



曆陽

年個兩過人商個一





# 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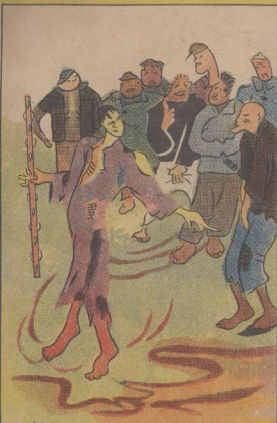
第廿四回

曹公筆

過了幾日，西門慶備馬，祇平安兩個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人坐的，就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裏衾面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老媽纔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問道：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完，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裏，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纔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個懶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姊夫好恨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箇，我道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裏？我看看去！虔婆道：在她後邊臥房裏睡。慌忙令丫環掀簾子，西門慶走到她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裏被坐在床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西門慶問道：你那天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妳看了誰人情？妳告訴我。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好的迎歡寶物，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出身，跳起腳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好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熱，又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她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聞說你家有五娘子，當即請她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她去，她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妳倒休怪她！她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她若好時，有個不出來見妳的？這個淫婦，我幾次因她咬罵兒，口嘴傷人，也要打她哩！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她？西門慶道：妳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個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妳頭頂的，沒見砍的，你打三個慈悲，唱兩箇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裏，只剪下一柳子頭髮。拿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子弟。西門慶道：妳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個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件物兒，看你拿甚嘴臉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裏去，逕到潘金蓮房內來。



# 民間演唱藝人及其技術態



（愚）：「……滑溜溜，二和尚，向奴口裏鑽呀，溜呀溜進溜呀，奴見牠，太粗大，忙把腰夾呀，荷花溜點連，海棠花。」  
（打連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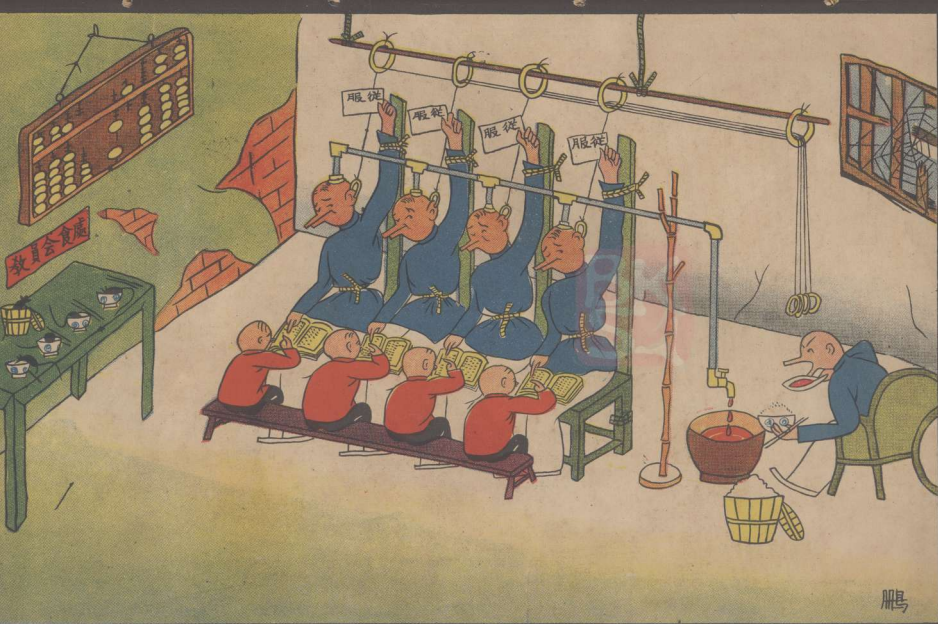
（白）：「……話說……武松醉得跟跟踏踏，正奔過景陽岡來，忽起一陣狂風，亂樹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武松見了，叫聲啊呀！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說書）

（白代唱）：「……到了婆家莫貪耍，不比娘屋做女娃，三從四德真古話，窮窈淑女君子納，每日七事常辦下，油鹽柴米醬醋茶……。」  
（講忠義）



（愚）：「正月一枝牡丹紅，觀音大士降孽龍，孔子英文讀不懂，潘金蓮想偷武松……。」  
（打金錢板）





## 民貧的福幸的層外市城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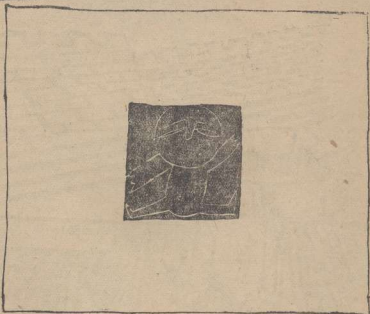
李石麟 1937

作見永樂

● 井 插 的 生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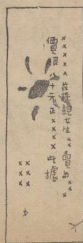
囚籠外是光明的世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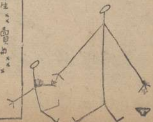
！友朋的上線活生！心當

！人的中氣大着羨魚，魚的裏水着羨人

●（糧食的己自盤血的己自以們我）環循的血



乾創鴉鯉  
元一罐每



！馬車西一和著者位一

● 貓狗與具此的裏司公貨百





# 觀面面業職本日

集選慶敦王



作机千川前

師影攝念紀



机作千川前

業介媒婚結



作夫亞木鈴

背擦男的裏室浴女



作山火保

手打吹告廣頭街



書鋪女店員

清水對岳坊作



作夫亞木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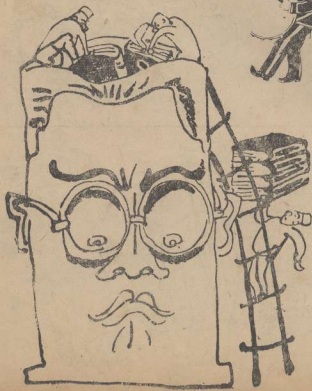
家作女的像張自



娘姑的戲把變  
作吾省口田



軍世救頭得  
作吾省口田



實野人頭者

畫得出版家

池田三樹作

水島留保布作



# 角一宮東

同居之愛

張殿作



# 角一齋西

饒窗的一唯  
作成以余



男：親愛的！自從你親勸我以  
來，你瞧！我多用功啊！  
女：唔！  
男：親愛的！今晚上可以上百  
樂門去嗎？  
女：！……  
邵康年作

「公開」

「家裏的錢還沒有寄來」

陳琪作



戀愛戰爭  
李克農作

「M司密的你看！骨排」



「勢委的姐昨阿學我看，喂」  
房過個了拜又你朱小！哈！哈！

「！娘」



「老孫，你真有本領，蜜司且居然也  
給你搭上！」  
「嘿！你是不是酸性反應……？」



「老余，你怎的到現在還不把頭髮剃  
去？」  
「管他媽的，『頭髮非到最後關頭  
，決不作任何犧牲』！」



「幹嗎？用功？這次在中聯會，三  
鐵紀錄不知替他爭了多少面子  
，難道他再會開除我嗎？」



學府幽默

邵康年作

「！信有沒又天今！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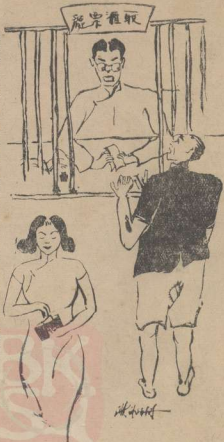


# 子女非玩物



儲款者：先生！為什麼她的匯票上的印花弄了，就可以取錢呢？  
職員：唔……唔……唔……

英雲平作



吧了婚結我跟應答以可總你在現：男  
作安龍王 ………！唔！唔：女



娘姨：請你別要笑我的腳，從前也是一樣的時髦，和你着的高跟皮鞋並沒有一樣哩！  
夏啊鳳寄自廣西梧州



？個那定選究竟。子什撈那弄把天整子孩這：爸爸  
的樣這你上碰要然不，下一酌斟心細須總：媽媽  
作玄老王 ! 頭瘟老

爸爸（近視眼）：女兒，這就是  
你所說的最近新式眼鏡嗎？  
邵康年作



智識份子  
三部曲

少年作烈士  
中年作名士  
晚年作居士

丁潤作



事與願違集

保全寄自濟南

(一) 武裝的跑

教師(問小學生)：「小朋友們！敵人侵略我們到這步田地，我們應當怎樣呢？」

小學生(齊聲)：「全體武裝起來！」

教師(極惡切)：「武裝起來做什麼！」

小學生們(天真的)：「跑！」

(二) 做官必讀

魯教育廳長視察某小學，與某小學生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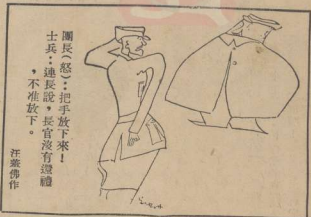
何(教育廳長)：「小朋友，你讀書做什麼？」



團長：這炸白薯是我們總司令很喜歡吃的。

參謀：哦……哦……味道真不錯。

汪彥偉作



團長(怒)：把手放下來！

士兵：連長說，長官沒有禮禮，不准放下。

汪彥偉作

小學生：「做官！」  
何：「做官幹什麼？」  
小學生：「賺了錢住洋樓，坐大汽車！」

(三) 罵調

某甲少年而輕浮，於途中斜睨一貴婦人不止，神魂俱飛。而貴婦人突發現有人惡意調弄，遂發口大罵：

「娘的X！你看老娘作什麼！」

某甲(也憤憤然)：「你不看我，怎地會知道我看你！」

(四) 打架

某丙習國術，一日突為人所打，丁去問他：

呢？」

丙：「唉，不用提了，我想用「渾腿」，他的架子不對，「洪拳」，他的架子也不對，叫我怎樣下手呢！」

(五) 防空演習

濟南於十二月十二日於南圩門外舉行防空演習，市民集於體育場者萬餘人。突有飛機自西帆帆而來，衆料必係參加演習之飛機來矣，全體鼓掌歡迎，及至近前，誰知那紅太陽織之友邦飛機也。



「八丘」於亞不尤慧智其而，幹強不無，察警而我

號窗自寄君冠

！斑一續成見足，法新犯解的明發所共為圖

時代科學圖書叢書。繼續發售預約

第一集

# 現代戰爭的祕密

第二集

# 航空的祕密

預約全書六冊，一次付足祇收六元，優待辦法及精美樣張歡迎索閱

現已出版

定價每集二元

曹涵美畫  
第一奇書

# 金瓶梅全圖

第一集

現已出版

未讀過原文者，祇要一見曹先生之金瓶梅圖，就可以一目了然！

已讀過原文者，更不得不再見曹先生之金瓶梅圖，能更透徹原文的奇妙！

曹先生之畫：工細處，工細到極點！傳神處，傳神到極點！

筆觸挺秀，纖而有力；章法新穎，繁而不紊，不但可作奇畫欣賞，簡直是一冊

六法全備的習畫範本！

文固奇書 畫也佳作 左文右圖 珠聯璧合

全書用重磅米色銅版紙彩色套印精印，大小十開本，十二寸高，九寸寬，共四十餘頁，裝幀中裝，古色古香，優美絕倫，每集定價一元五角另加郵費一角六分。

幽默漫畫大丑角

「牛鼻子」

第一集三版

第二集再版

黃炎培作之「牛鼻子」早為人人歡迎之中國第一個幽默漫畫大丑角，其作風獨創一格，以極單純之線條，描畫出極生動極活潑之表情姿態，根據牛鼻子之畫法組織不多加一點一劃，不借文字或背景為襯托，自然表現出極詼諧之哈哈大笑料，內容實深著諷刺意思，諷諭各方社會人物，須深加推測諷刺，其趣味尚永不減，老小皆手捧一冊，百閱不厭，故南北各大報章、雜誌、爭向特約刊載，屢應歡迎，作者集集精佳之作已出版單行本二集，飛銷中外已逾萬冊有餘，中增四幅大圖，「殘酷世界」及「牛鼻子大出糗」，封面別出心裁，以鮮包米紙帶泥塑等製出，更為愛畫牛鼻子讀者要求另加卡通畫家萬氏兄弟著之「割解牛鼻子」一篇，詳解牛鼻子之畫法組織技巧及結構，定價低廉中國，現僅售一角五分，打聽一切寄報從廉價目，由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中國圖書公司總經售，本外埠各大書店均有分售。

時代漫畫

第廿七期

廿五年六月廿日  
每冊二角

總經售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出版者 時代圖書社  
發行所 時代圖書社

定價	國外	國內	郵費	全書	二十冊	半年	一年	客單	寄費	代售	日本	國內	國外	總發行
元	二	二	角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一三〇二九話電號〇〇三路州福海上 所輯編  
一三〇二九話電號〇〇三路州福海上 所行發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色四)半元二吋方每	封底	廣告價目
(色四)半元二吋方每	裏底	
(色四)半元二吋方每	裏封	
半元一吋方每	通背	



北平油

北平油

北平油

北平油

第六復刊號

開禁圖

黃苗子作